

我對新派畫的看法

陶克定

自十九世紀以來，風起雲湧的新藝術運動，正方興未艾，若是將五花八門的新派畫一一加以闡述，勢非三言兩語所能，亦不是一件輕易的事。事實上，某些新藝術運動在邏輯上講祇是導源於另一較前期的運動，吸收了舊的一部份理論，而摺斥了另外的一部份罷了。另外一些新藝術運動却是以全新的面目出現，具備新理論的立腳點，而否定了過去的一切理論。

現代繪畫的革命運動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萌芽，至十九世紀末期成熟，然後，即進入繼續作變的階段。後期印象派以後，陸續出現了，野獸派（FAUJISM），立體派（CUBISM），未來派（FUTURISM）超現實派（SURREALISM），表現派（EXPRESSIONISM），達達派（DADAIS）等畫派。那些較早期的畫派名稱，例如印象派，野獸等等，全是一般刻薄而懷有輕視和敵視眼光的藝術批評家們所創造的譏諷的稱謂，加到那些畫家們身上，可是二十世紀以後的一些新畫派運動的成長，則大都是有計劃地促進，他們先選定了某種名稱，發佈某種理論，宗旨和宣言，例如「未來主義」即由一群年青藝術家們所首創，他們的目標是要揚棄「過去」追求「未來」。三個入一派，五個人一主義，有的如曇花一現，有的繼續在探索。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呢？我們認為隨着歷史的演進，藝術的遺產愈積愈豐富，因此現代的藝術家們被過多的藝術形式和傳統所包圍，於是愈選生的藝術家愈覺得不幸，他想說的，都已被前人做了，好像在藝術的領域裏再也找不出新東西來了，這種刺激驅使他們去從事一種反叛，以滿足刺激和跳出被包圍的範疇。不管效果的好與壞，祇要是「新」就行。繪畫如此，音樂，戲劇，雕刻等也是如此。這種趨向如果越上極端以後，就不免流於偏激和恍惚。

許多新派畫家中，實不乏儘力在尋求新的真理和怎樣去表現這種真理的新方法，他們的作品中，可以覺察出一種人類衝動的慾望，那便是力求「新」，前人所無，與眾不同的新。可是新派畫在大多數人的眼光中，實在難了解 and 接受，野獸派和立體派等還算能供給你有物有形的印象，如果是抽象派達達派等，畫面的組織是一些怪符號和毛巾鈕扣等寶物的黏貼，那就祇有使你對之發楞了。若是藝術的對象是大眾，是發生美感而不是故弄玄虛自我陶醉，那麼有些新派作風則不無可議之，雖然如此，我們可不能一筆抹殺，我認為最適當的態度是採取保留的態度。當印象派時期的批評家，看了馬內，秀拉西涅克等人的畫時會大驚小怪妄加指摘，假使讓他們看到了現代的新派畫時，真不知道他們會怎樣，前車可鑒因此我們當不致於會犯同一的錯誤，硬將自己不慣的東西稱之為「怪物」，而污辱這些「怪物」的作家為「瘋子」。「野獸派」名詞的創始，十九世紀末葉法國藝術評論家凡克西立（LOUIS VAUXCELLES）批評立體派作品時說：「他們在虐待形狀，把每樣東西都畫成立體方塊和幾何線條。但是，他們既然是在誠心誠意地作畫，那末我們也不必去笑他們，讓我們等着看吧」。有價值的必然存在，否則注定被淘汰，時間會作一個最公正的裁判員。

今天新派繪畫最大的禍害，是給予淺薄投機者以濫竽充數的機會，一些連基本素描都不會好好畫過的冒充畫家們，為了畫不成器，就假借新派畫之名，閉着眼睛在畫布上作怪一通，搨出去唬人，連哄帶騙像說神話故事地當眾解說他的「新派畫」，因為我們清楚，不是畫家，一聽是什麼派的「新派畫」，不覺搖頭就是不點頭甚至肅然起敬，即使是遇到所謂專家，看得再清楚，也祇得敢怒而不敢言，說不定又是昨天產生的新派，說錯了豈不貽大方而顯得自己孤陋寡聞。於是又多了一些新派畫家們的「傑作」。西班牙畫家哥耶（GOYA）說過一句名言「理智的夢想產生了魔鬼」。窮則變，則有適與不適之別，時間會給我們最好的答案，讓我們拭目以待吧！